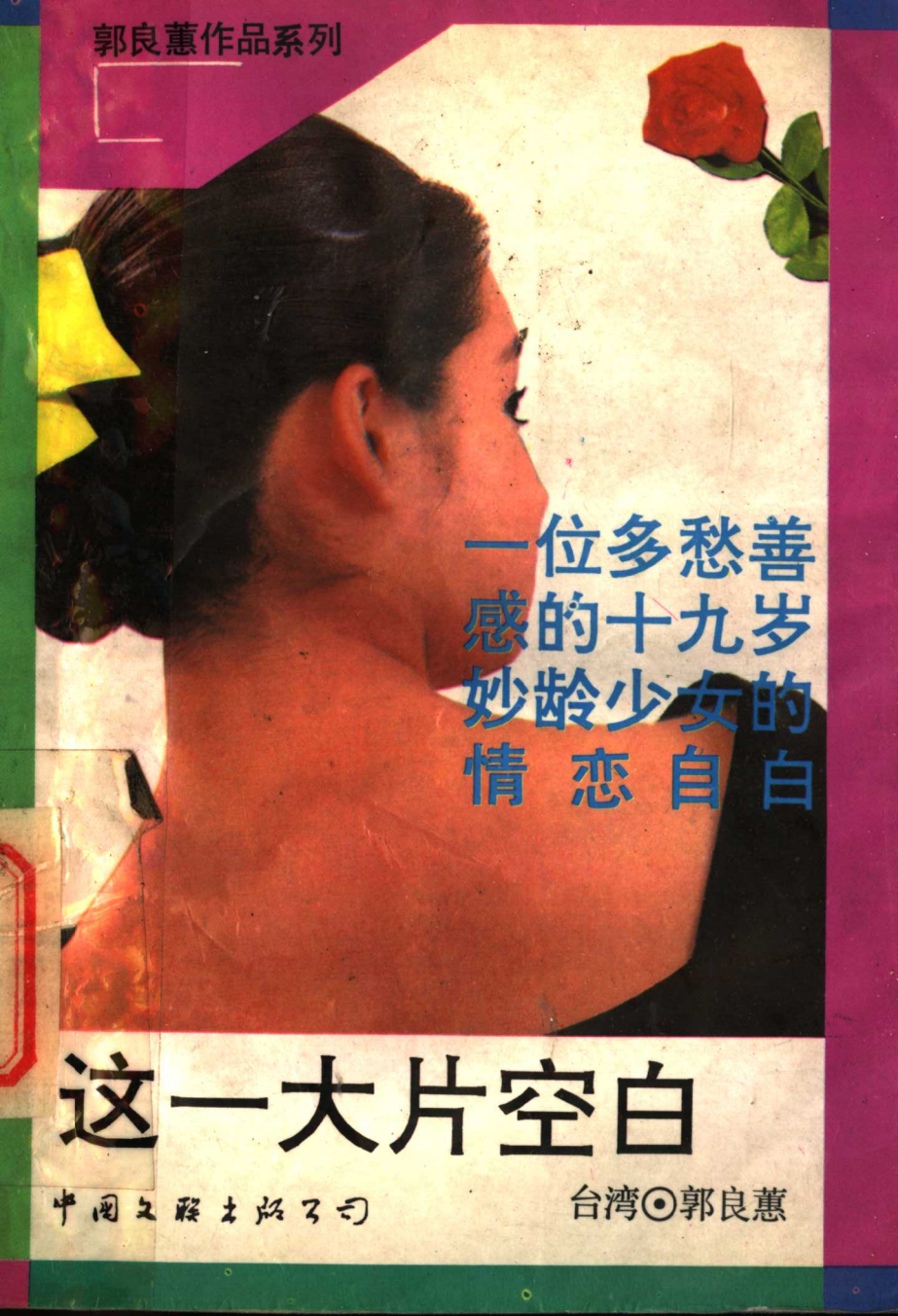


郭良蕙作品系列



一位多愁善
感的十九岁
妙龄少女的
情 恋 自 白

这一大片空白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台湾◎郭良蕙

· 郭· 良· 蕙· 作· 品· 系· 列· 郭· 良· 蕙· 作· 品· 系· 列·

这一大片空白

台湾· 郭良蕙

SBT60/02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这一大片空白

(台湾)郭良蕙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冶金印刷总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5.25 印张 2 插页 114 千字

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8300

ISBN7-5059-1917-2/I·1341 定价:4.10 元

醒得特别早，天刚亮卖豆腐的就把我叫醒了。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再也睡不着。因为我有心事，也许连你也不懂我的心事，完全为你！你不是不懂，是装着不懂。

卖豆腐的每天一早就从巷子经过，我听见的次数不多，当我睡得很酣时再大的声音也吵不醒我，但是今天我听见那沙哑的叫卖声了。世界上到处都有不幸的人，本来我只以为我自己不幸，我的不幸和别人不同，很多不幸，只是用不着绝早起来。以前我有书可读时也不肯早起，一开始我就告诉过你我不是个用功学生。用功，勤勉，守规矩，这都是一条线上牵连的东西。除了功课好几门红字，我还常常迟到，最后谢谢天！我终于能因身体不好再也不去受当学生那种罪了！

说卖豆腐的吵醒了我，那不过是表面的原因，真正的原因是我睡得不够沉，不够稳。不仅是昨天晚上不沉不稳，这几晚都不行，我的睡眠原就不好，认识你以后更糟了！

常替我医病的王医生对我说过失眠是中年人的事，你才多大年纪？就享受这种特权？安眠药也没有神效，久吃就会吃疲了。看你到了中年怎么办？我不管！我还不知道我活得到活不到中年？如果有你，我也许会一直活下去，即使挣扎，我也

要挣扎着活下去。我一直不怕死，死和活着对我没有什么界线，我真可笑为什么很多人一谈死就会色变？假若我对死不在意的哈哈笑，大家一定骂我神经！我一点也不神经，我正常得很！你说是不是？骂我神经的人才神经！

王医生是妈妈的朋友，虽然我已经长得和他一样高了，他还像我小时候一样开口闭口都叫我玲玲。只有你客客气气叫我于小姐，以后我千求万求你才肯叫我殊玲，你为什么那么固执？如果我能从你嘴里听见玲玲小玲玲，我会从梦里笑醒。

王医生是个好人，要安眠药时我求他别告诉妈妈，他答应了。不过他也可能是个坏人，谁知道他拿的是什么药充数的？昨晚我服用两粒没有见效，今天一早就醒了。

我最爱把自己锁在房里，但是外面的动静我全知道，弟弟上学去了，阿玉在打扫房间，妈妈照例到公司去，只有我躺着发懒。每个人都在忙，都有目的活着。我连半点目的都没有，倘若有，也是行不通的目的。惟一的目的是想到机场送你。可惜你不允许。

别人都能送你，而我不能，我最不服气！应邀到美国讲学一年是一种难得的光荣，虽然你常常挂到口头上比我大太多，但是你在教授群中最年轻。机场我无法去，不过我可以想像到送行的场面很盛大，有你的亲友和家人，有你的同事和学生。我为什么不能混杂在里面呢？只要能轮到我和你握一下手，说一声旅途快乐，我想我的心情会比现在平静得多。

一上午我都在激动中任时间一秒秒挨过，好几次我在房里走来走去，真想悄悄到机场，站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，窥探你的动态，有什么比看见你更能让我满足呢？即使站得远远的，自始至终不被你发现，也达到了为你送行的心愿。

你不是说过我太任性吗？可见不完全对，因为我虽然这么想，但是不敢。

我不怕任何人，不论是你的亲友家人或是同事学生，我才不在乎别人对我如何批评，可是我怕惹你不高兴，这么任性的女孩子，这个社会你怎么能适应？这是你常常对我下的结论。

石块压在心上，午饭我哪里吃得下？偏偏秦之蓉打来电话，第一句就问我你去不去送杜老师？听见秦之蓉提你，我好混乱！当时又不能把心情告诉她，变得有点语无伦次胡乱的说了一句那是你的杜老师，又不是我的杜老师。秦之蓉骂我说你这就怪了！你又不是不认识他，而且——，她忽然停住没有说下去，我想你也应该明白她下面是什么意思。我马上对她说从你介绍我认识他那天开始，我就没有叫过他杜老师。她听了咯咯笑了，带着玩笑说不叫他老师叫他别的。叫他什么你说！我心软嘴不服输，秦之蓉忙喊算了算了！谁有时间跟你算帐？他乘两点钟的飞机，不说你也知道，不过我问问你如果你要去我来找你。我说我不去了，幸亏电话还没有传真设备，要不然她一定看见我的懊丧表情。结果你猜她说什么？她说不去才叫聪明！

我们的事她知道得很清楚，平常她总骂我傻，只有这次她夸我聪明。

做一个聪明的人要付出代价，都是痛苦的！倒不如做一个能随心所欲的傻瓜！

可是既傻又不能随心所欲，你说这叫什么？

我应该到机场送你的，按我的理想自然不止握握手算数，我要抱你一下，好紧好紧的，把我对你的依恋不舍，完全用我的两个胳膊传递给你。我也要你亲我一下，那怕像你平常那样

在我脸上轻轻一吻也是好的。我更要你在我耳边低语多多保重，殊珍，等着我回来。我会嘴角颤动着对你笑着点头默许，然后背过身擦乾湿润的眼角。送别的场面并不到此为止，我要买一枚铜币投进看台栏，倚栏等候你走上飞机，你边走边回头挥手，虽然你在对所有为你送行的人挥手，但是我知道你在人丛中寻找我，我扬着白色的手帕，制造最大的目标。终于飞机关上舱门，滑向跑道，斜斜的升起，抛下一道灰烟，你走了！

这些都是我的想像，只有你走是惨酷的事实。连秦之蓉也不如，她可以眼看着你登机，我只能满心灰暗留在家里。差五分两点的时候，我独自走上平台，住四楼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平台，虽然平台在冬天太冷、夏天太热，可是这里是我的一部份世界。平台上的天空比地面宽阔，我希望我家比现在富有，从四楼公寓搬到十二楼大厦，站在高处视野更宽，飞机起落都容易看见。

喷射机的响声震得人发慌，在那一刻我会不知所措，和天要塌下来差不多。王伯伯说我神经衰弱，让我避免刺激的事情。可是今天我为你迎接刺激的声音。

乌云低得好像压在头顶，飞机的响声由远到近，满天都是响声，我心跳着，四处寻找响声的来源，也许是我的紧张使我失去机会，直到响声远了我还什么也都没有看见。不过我知道你走了！那种可怕的巨响把你带得好远好远！从今以后也许再也不能和你见面，虽然你出国的期限是一年，可是我会不会活到你回来的那一天？我一点也不怕死，不过假若就这样死去，我真为我的寂寞心酸！

我一点也没有觉得流了眼泪，眼泪流在嘴唇上，才发觉了。好咸！

我在凉台呆呆站了半个多钟头，脸好冰，手好冷！几次听见轰轰响声，实在不知道哪一次是你乘的飞机了。我迷失着，好像赶到机场在人群里穿来穿去，目的是为你送行的，可是找不到你的踪影。

阿玉跑上来叫我，才不得不下去，阿玉是个粗壮的女孩，躺下来便睡着，而且打鼾。在厨房洗碗时常唱歌仔戏，完全是乐天派。我有心事她一点也看不出来，看见我就大喊太太到处找你，说你溜出去了，我说不会的，你的皮包在房里。你看！我还是把你找到了。阿玉只顾自己得意，不像妈妈那么心细，仔仔细细看我的脸，她看不出有泪痕，不过她不能原谅我到凉台吹风，指着我说看你把脸冻得紫青！病了大家麻烦。

我早知道我活着给所有的人添麻烦。她嫌我麻烦，你也嫌我麻烦。生命不是我自己决定的，我爱你也不是我自己决定的。

我关上门闷着头睡了一下午，妈妈说我眼睛都睡肿了，其实是哭肿的。

你才走我就这么想你，以后的日子还长，怎么熬得下去？

吃过晚饭，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里。妈妈来敲门，我也没有开，说我睡了，头痛。妈妈问我要不要吃药，我拒绝了，我说睡到明天就会好，她一点也不知道我悄悄把你的照片放在枕边，闭目向你细诉我的心里的话。

累得很，我也要睡了，这一天我虽然守在家里没有出去，可是我的心够乱的，我好倦，好像旅行的是我，不是你。

我知道你今晚留在东京，不知道你正在作什么？睡了没有？还是有朋友陪伴着？你说要在东京住三天，在夏威夷也要住几天。本来我想写封信给你，但是又想收到你的信以后再

写,虽然我可以先寄到你学校,不过人多手乱,没有确实住处,太冒险了。我写信给你就是要你看的,我不愿意遗失了。

我要好好睡,我要做有你的梦,可惜梦也不能受自己的控制,否则我要整晚都梦见和你在一起。

二

你才走了两天,对我好像已经有两年,怪不得古人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,两天便是九秋,一年等于一千年,这话一点也不过份。

我把你的照片藏在床垫下面,免得被妈妈发现,有时候我真恨她管我太严,不是用言语,是用行动,她说起话来比谁都好听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像王伯伯说的物极必反,但是如果妈妈对我的尺度放宽,我想也许我早就会自动检点。

我常常觉得妈妈把我当成一条橡皮筋,有时拉得好紧,紧得快断,有时一松手弹得好远。我的价值只有在她空闲下来才存在,譬如昨天家里有局面,我趁机溜出去,流荡到很晚才回来,麻将还没有散。我最恨家里请客,有的客人可以作我的祖父,可是我还是得叫他们叔叔伯伯。妈妈对我解释过多少次了,吃保险这行饭必须有人捧场,这些人都是大经理、大老板,直接或者间接帮助妈妈的业务扩展。

请的客人已经够我厌烦了,而且每次都把琴师请来,他们都喜欢唱京戏,老生、黑头、青衣、花旦、一个个轮流来一段,客厅被他们弄得乌烟瘴气。本来我就在家呆不住,平常为太冷清呆不住,请客时为太吵闹呆不住,能悄悄溜就溜,必要时我对

妈妈说一声出去，妈妈忙着照应客人，得放过我且放过我。

在这方面，弟弟比我看开，对客人他一点也不嫌，而且肯和他们一桌吃饭，请客时都是从外面馆子叫菜，弟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只顾自己填饱肚子，所以他比我健康。虽然我也嘴馋，可是我宁愿在街头吃小摊。还有我最讨厌请客的第二天吃剩菜这一点，别人筷子动过的东西好脏！

只有你吃过的东西我不嫌脏，我们一起去那家有名的牛肉面，你总会分给我一点。你常笑我的食量比你还好，其实我哪里是食量好？只因为有你在，我无论作什么兴致都会变浓了。你也奇怪过像我的胃口这么好，人为什么细瘦苍白？我告诉过你我在家常拒食赌气，赌的都是无名的气，家里没有人了解我，我不但人苍白，我的心更苍白。

认识了你，我虽然细瘦如旧，不过我的苍白的心涂上一抹色彩，这一抹色彩常常变化，有时绯红，有时惨绿，有时发黑，有时是混合色。

现在你走了！带走各种色彩，我的心比原来更苍白，生活也整个空白起来。

妈妈上午没有到公司去，请客也是她工作的一部份。老实说，一个女人作到业务经理已经很不容易。睡够起来以后，她才又记起我的存在，她问我昨天到哪里去了，为什么那么晚回来，我统统不回答，你不是常笑我话多吗？可是我在家里只要我不高兴，我就不说话，谁也拿我没有办法。妈妈虽然也从年轻度过的，可是太不懂得年轻人，如果她整天没有事做，看她能不能在家呆着！

妈妈最会用怀柔政策，每逢我沉默对抗她时，她便低声下气的劝我，不是限制我，是怕我损害健康，我应该静静休养，把

身体养好，暑假想办法再进个学校。她说女孩子的容貌不能持久，只有受高深的教育才能博取男人的尊重。我知道她这种话是在影射你，虽然她极力反对我爱你，但是她要用你作鼓励我的力量，我才不会上她的当呢！

妈妈肯放过我在外面的行动不查问，主要她知道你已经出国了。对妈妈我虽然有很多不满的地方，但是最大的不满是她不该找你谈判。幸亏你大量，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反而盛赞她的风度，其实你的风度才好呢！你一点不怪她，而且同情她，甚至你还认为她找你谈判，是请教你有关我的问题。妈妈会做人是出了名的，不过你也太天真了，你既不是我的老师，妈妈为什么向你请教问题？你说她一句也没有质问你，只在诉苦抚养女儿的不易，你同情她，而且惭愧自己，你几乎下决心停止和我来往，我打电话，你躲着不接；约你见面，你也不肯去，收到我要自杀的信，你才心软了。

有一次你还指着笑我拿自杀当手段，你错了！我已经准备好二十多粒安眠药，一半是向王伯伯要的，一半趁他不备时偷拿的。生命对我本来就没有意义，没有爱、没有健康，遇见的事情全部失意，活着原很多余，是你使我寻找到生机，我实在不敢想像再失去了你。

安眠药装在一个玻璃瓶里，后来不见了，自然是被妈妈搜去的。妈妈就这么深沉，她从来不把心事挂在脸上，而且一次也不提，她去找你也没有提过，如果不是你告诉我，我永远蒙在鼓里。她无论怎么烦恼、怎么痛苦、怎么忙碌，外表总是平平静静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十年前她使用这种方式和爸爸悄然分手的。

你曾经问过我和妈妈和爸爸离婚的事，我回答不出所以然，

你就说因为我当时年纪太小。十岁已经很懂事了，可是我实在不明白我是怎么失去爸爸的？很多夫妻常常吵架打架，我们楼下那对就常在半夜吵起来，哭哭闹闹弄得四邻不得安宁，喊着要离婚，但是第二天又笑嘻嘻的共出共进。妈妈和爸爸一直和平相处，从来没有听过他们高声喧嚷。一个晚上，爸爸把我叫在他面前对我说，玲玲，我最近被派去美国，你要好好读书，在家听妈妈的话。我一点也没有看出来他说话时有什么异样，只觉得不舍得他走那么远，不过爸爸出国并不是第一次，我当时还拉着他的手说，爸爸什么时候走，我要去机场送你。爸爸微笑着说不用了，你不必为送我请假耽误功课。

就这样，爸爸在我上学的时候走了，以后再没有回来过。

这些年，我常常恨很多事，包括恨美国，我总认为是美国把爸爸夺去的。因此你把出国的消息告诉我时，我竟那么沉默；你提出国时态度很悠闲，正和爸爸一样，你却不懂我听到以后的感觉。你注意着我的神情，再三问我为什么不讲话？我才突然爆发，对你喊着去吧！去吧！你反而变沉默了，为我的歇斯底里惊讶。以你的修养和风度没有把惊讶表示出来，只轻轻拍我的肩膀吁着气低声说，殊玲，不要这样。然后我背过身去哭了，我的哭使你更沉默，你只以为我不愿你远离，你哪里知道我怕美国会包围住你，我再也不会和你重聚？

明知这是不必要的忧虑，但我挥不去心里的阴影，先不管将来，眼前这一片空白已经够我煎熬的了！

三

昨天下了一天雨，没有地方去。想想看，我认识的人中间，走的走了，上学的上学，上班的上班，只有我困在斗室，闷得我要死！这种天气妈妈还出去，听说有家报纸要进口新式轮转机，她要争取这笔一千多万的保险生意。妈妈从不对我们诉苦，但是我常听见她对梅姨叹苦经，保险行业竞争得很厉害，能站住脚也不容易，妈妈虽然不算美丽，但她最大的优点是态度温柔，她有个性，可是从不发脾气，每个人都觉得她关心自己，除了我例外。她所有的时间都分配给大家了，留给我的实在寥寥无几，以前我心里常常有怨，现在不了，我宁愿她疏淡我，给我自由。我需要自由，自由的爱你。

昨天埋头睡了一下午，把妈妈吓了一跳，以为我又病了，摸摸我温度正常，要不然又会把王医生请来。我有病一点也不假，不过她不知道，就是王伯伯来诊断也查不出来，因为我的病是心病，由思念你引起的。

我住的这间房靠近厨房，我最讨厌听阿玉呀呀的唱小调，难听死了！自以为臭美，弄得我不耐烦，开门大骂她几句，我知道她低声哼唧着不服气，但是我耳边到底变清静了。阿玉是个脓包，不会被骂走，我们家的工作虽然不轻松，可是有外快，外快比薪水还多，她怎么会舍得不做？不过以前就有佣人被我骂走过，妈妈说我不应该，要我改脾气，我才不改。什么应不应该？她也不想想难道她应该和爸爸分开，让我变成没有父亲的女孩？不但妈妈的话我不听，谁的话我都不听，我只听你的，你

发现没有？只要你劝我，我多多少少都会照着做，阿玉挨我的骂真的少多了，因为我没有忘记你说的佣人虽然做劳苦的事情，但是人格不比我低，有必要可以和颜悦色劝导，自尊人人都有，不要伤害她。也许你听见我骂阿玉会不高兴，不过我向你保证我并没有过份，绝不像我对以前那几个，每次我都巴不得把他们骂辞工，家里没有佣人看妈妈还请不请得成客？我反正什么也不管，连自己的房也不收拾，阿玉来以前，一时雇不到佣人，妈妈忙内忙外累得病倒了，梅姨说我没良心，妈妈生病也不过问，我说我也是病人呀！梅姨顶顶可恨！她说我的病是自找的。妈妈倒以为那次事感动了我，我对阿玉很少恶言厉色，她再也不会知道是你教导我的。

我可以禁止阿玉乱吼，但是我不能骂弟弟，我不懂什么事情值得他每天那么高兴，放学回家总是一展歌喉，鬼叫鬼闹的也难听！小时候他还肯听我的话，妈妈不在家我就打他，打了他还不许哭，更威胁他不可以告诉妈妈。他比我小四岁，哪里敢不听我的？以后一年一年他长得高过了我，就在他长得和我一样高的时候我就不再打他了，因为有一次他回了手，其实他不是回手，是用手挡了我一下，力气大得使我退后两步，手也震得有点发麻，当时我真气得想哭，想再动手，但是又顾忌他抵抗，他比我冷静多了，目光冰冰的，那付架势很吓人，我发现我完了！他不但不怕我，也不尊敬我。我最恨他的是他冰冰冷冷对我说的话，他说我知道你嫉妒我，你也可以好好读书讨妈妈的欢喜呀！我恨他，到现在还恨他，因为他的话把我伤害得太深。你不是说自尊人人都有吗？我是他的姐姐，为什么他不维护我的自尊？

不用弟弟说我也明白妈妈喜欢他，不喜欢我，在这个家里

我是多余的，他们母子相依为命，我眼前的两条路，自杀或者结婚，我自杀过，没有成功，学校认为我神经不正常，强令我休学调养。我恋爱过，也没有结果，现在想想那都不是爱情，是自我折磨。

可能我爱你也是自我折磨，不过你和他们不同，我不是指你的处境不同，是指你不像他们甜言蜜语，专检好听的说，专检好看的做。你虽然没有教过我，可是有时候我觉得你像我的老师，你虽然不先认识我家里，可是有时候我觉得你像我的长辈，我们一起散步时，我又觉得你象普通的男孩子，只是你比他们善良、好心。有时候我真恨你对我的态度，我对你大喊过，别把我当成一个幼稚的女孩，把我当成一个成熟的女人，凡是我发脾气时，你总保持着你的心平气和，轻轻的说你知道那不是事实。气极了我便抓住你的衣领对你说是我愿意，我愿意什么都给你，你含笑摇着头，你说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我像发狂似的顿着脚，连连喊着我不会后悔！我忽略了你眼里的那股悲哀，你说等你后悔就晚了。

如果我有后悔的时候，就是那种被拒绝时的羞恼造成的难堪了，几次我连一声再见也不说，便突然掉头离开你，当时我诅咒着你巴不得这一生都不再见你。回到家里，我把自己锁起来，蒙头哭泣，我咬自己，抓自己的头发；我先恨你，后恨自己，最后我喊着你乞求你的饶恕，第二天我一早就打电话给你。打电话总是算准时间，因为我有你的课程表，短短几分钟不能谈什么，但是你的声音照样和平愉快，一开口就问昨天晚上你睡得好不好？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，我钦佩你的大量，我更暗自告诉自己：这个人，不论他怎样对待我，我决定爱他一辈子。

虽然你一直否认，可是我一直肯定你是为了躲避我才走的，你告诉我S大学聘请你两次去讲学，你都推辞掉了，同样的机会，在和我相爱以前你不接受，为什么接受在和我相爱之后？我问过你很多次，你都说不出道理。也许你根本不承认和我相爱，你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个爱字那是事实，不过你曾经送给我一把金色的小剑，那次我们从咖啡馆走出来，本来我们要分别的，可是你不经意的提起你要为小莉莉带点巧克力回去，你经常说莉莉多乖多可爱，有时在你出门以前睁着大眼睛说爸爸给我带糖可不可以？我坚持陪你一起去买，你才勉强答应了，你说你不怕什么，她很贤慧而且大量，从来不疑心你，即使被熟人碰见，也没有关系。但是你顾虑到我，你不愿我因为你遭受任何不清白。我哈哈大笑，注意到你的警告目光我才忍耐住，你问我为什么笑？是不是笑你思想古板，我说你不但古板而且古得厉害，我们在街上走走算什么？我亲眼看见我的女同学和男朋友进旅馆。我的话像把你打了一棍子，你突然闷声不响了，你没有看我，可是我看得出来你的脸发僵。你以为我撒谎？我说事实呀！我没有说不是事实，你温和的低声劝我，女孩子说话要留意措词。我只这样对你就是了，你以为我对谁都胡乱哇啦啦？你说天有晴天、阴天，坏例子不足为节。我不以为然，我说相爱的人都那样。你存心躲开我的问题，在旁边一家委托行停住说，看看里面有没有你需要的东西？我跟着你站在橱窗前，东西真多，可是我没有心思看什么，我很想大声喊出来，我不需要什么，只需要你用行动来爱我。你一点也不顾我的情绪，有东西吸引住你，你指着一把金色小剑说，你看那把小剑的雕纹很古典，我不耐烦的翻了翻白眼，一把小剑有什么好看的？你这就不懂了，慧剑斩情丝。你说话的时候微笑

中带着严肃，而且接着说我要买来送给你。虽然我极力反对，你仍然让店员取出来，连价也没有还便付了钱。我不要！我不要斩！当你把它放在我手里时，我恨不得摔在地上。声音轻一点！你在旁边提醒我，即使不斩，这么细致的小玩意也可以留着作纪念。

我把那把小剑收藏在抽屉里，第一次仔细观看它时，发现它的花纹确实古典，只有像你这种研究希腊悲剧的专家才懂得欣赏它。我开始珍惜它了，我常常抚弄它，你走以后我把它压在我枕下。它不但没有斩断情丝，反而牵出更多的情丝来，你说奇不奇怪？

四

等待，实在不是滋味！早晨醒来第一件事便想到今天可能会有你的信，如果你到东京的第二天写信给我，途中走三天，今天也应该到达了。这样想像着，连一刻也不能熬，恨不得几步就走到邮局才好。不巧妈妈没有出去，昨晚在饭桌上她说有点感冒，今天竟留在家里。我穿上雨衣本来打算悄悄溜走的，门一响便被妈妈发觉，她的鼻子塞着，喉咙乾哑，问我到哪里去，我说去洗头。她说下雨还洗头？下雨还吃饭呢！我把这句话闷在肚子里没有说出口。她说外面很冷，当心会感冒，我心想你当心自己就好了。拿把伞走！我听见这句话才关上大门，但是我装作没有听见这句话。妈妈不肯罢休，站在阳台上等我走下楼以后又吩咐我，她怕惊扰邻居，话声很轻，但是她的手势传达心意，我用手在嘴上围成话筒形，仰头大喊着我会坐